

·伦敦 世纪大厦里的情报处总部·

情报机关逐渐浮出水面

“生态站”招牌后隐藏着什么？

神秘的 C 先生

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该国富丽堂皇的门面。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面积和人口仅次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超大型城市。它铺展在泰晤士河的两岸，河流蜿蜒着穿城而过，把它一分为二。每天有数十艘远洋和近海商船、客轮沿泰晤士河驶进伦敦港。这个大不列颠的主要城市、世界金融和实业中心、昔日庞大帝国的都城有许许多多的名称，其中有一个就是——“世界门户”。

在伦敦的正中心，距泰晤士河不远处，高高地耸立着一幢与该城建筑风格迥异的用玻璃和水泥筑就的二十层大楼——世纪大厦。后来，紧靠河岸又为秘密情报处建了一座更加令人过目难忘的形似古代阶梯式金字塔的大楼。秘密情报处的整个楼群与老的“灰白色的”（因为鸽子极多）伦敦的差异大得出奇。伦敦给人的印象是宫殿建筑庄严宏伟，精美绝伦，文化和历史名胜古迹不胜

① 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吉利人数量最多，是该国“标志性”民族群体，这个国家还包括着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在联合王国本土并不使用“英吉利”这个名称来指整个国家。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激烈的民族情绪是众所周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称作英国人，那么最好的情况也要把你当作一个无知的外国人。在我这本书中，“英国”、“英国人”、“英国的”这些概念是按照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用以指整个国家的。

枚举，如不列颠博物馆和国家美术博物馆，不列颠民主的象征海德公园和特拉法尔加街心公园里海军上将纳尔逊的纪念碑，凶险的伦敦塔和威严的圣彼得大教堂……

白厅、威斯敏斯特教堂、唐宁街、伦敦城、舰队街、苏格兰场早已成了分别设在这些地方的大不列颠国家机构和部门的同义语，成了英国生活的象征：体现不列颠君主制度的王宫，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主管对外政策的强而有力且老谋深算的外交部，世界高利盘剥的堡垒——城市的金融实业区，报业的帝国，令刑事罪犯们心惊胆战的中央警察局。

于是秘密情报处的总部也就有了一个十分怪异的名称——世纪大厦。

所有的伦敦人（而且不仅限于伦敦人）都知道，坐落在兰贝特区沃克斯霍尔—布里季桥头这组正面挂着“生态站”牌子的新建楼群是归属于什么人的。这宗波利希涅尔的秘密 早已被揭破。尽管如此，一直到不久之前不经特许，世纪大厦仍然禁止拍照，门前警卫依然森严。

世纪大厦并非秘密情报处惟一的办公场所。这个情报机关的楼宇遍布整个伦敦市区，甚至连城郊都有。但世纪大厦却是秘密情报处的神经中枢，是大不列颠情报机关领导机构及其主要执行部所在的总部。这里设有秘密情报处处长、神秘的 C（英文 chief 一词的开头字母，此词意为“首领”、“老板”）先生的办公室，他的部下都不敢称呼他的真名，惟恐被外人听了去。在这个地方制定各种巧妙的情报行动的计划和实施方案，选定去执行的人员及实施这些行动所必需的器材。从这里向秘密情报处驻外谍报站及在英国本土活动的分部发出命令和指示。各驻外谍报站获得的

波利希涅尔：法国民间戏剧中的人物，与意大利戏剧中天真的小滑头普利奇涅利，或许还有俄罗斯戏剧中的彼得鲁什卡属同类角色。转义为公开的秘密。

情报都汇集在这里，进行分析并交由各级政府部门处理。世纪大厦为国家领导人整理出来的材料固定要呈送给首相。

在秘密情报处的这个总部里，秘密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会获得他们应得的奖赏和奖励，但总部同样也会严厉地要求他们为自己的失败和过失承担责任，有时甚至会被逐出秘密情报处。

驻莫斯科谍报站的绅士和夫人们的全部活动正是归这个地方进行领导的。

世纪大厦是外国（即十分关注同秘密情报处保持紧密接触的大不列颠的同盟国）情报机构的联络中心，它们有固定的代表处长驻伦敦。外国的密使频频光顾大不列颠的首都。他们在秘密情报处总部了解英国在情报这个行当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就各种总体和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咨询并学习行动的技巧。热情好客的主人可绝不是大公无私的，他们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用于对付共同的对头，而所获得的情报必定会落入他们的手中。方式是正式合作或其他形式。

秘密情报处的中枢机关过去是一个保密的办公地点，它的前身——坐落在伦敦地铁“圣杰姆斯公园”站旁比尔丁大街上的那座大楼也是如此，可现今作为秘密情报处中枢机构的世纪大厦已经完全是另一副面貌了。秘密情报处的秘密活动过去曾经是一个严禁提及的话题，这是只能用时代加以解释的一种传统，就不列颠民族许多其他的习惯和规矩一样，比如先把水放进盥洗室的泄水盆里再洗脸（为了节省！）或是沿街道左侧行车。在不列颠是不能干预别人生活的，这个英国人民性格中的特点，在各个方面都被一丝不苟地遵守着。不过情报机关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然而，秘密情报处，或为了隐蔽常常称呼的军情六处是一个神秘的组织（情报机构也应当是这样的），它令许多人感兴趣并

对之肃然起敬。秘密情报处已经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同一个版图遍及世界各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洲——的庞大帝国的兴衰紧密相连。在这个帝国里太阳过去确实是永远不落的。

·历史的篇章和现代的状况·

看不见的联系 早年 谍报
活动的巨匠—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
和约翰·泰尔劳 历史对现代
的贡献 著名作家和诗人
从事谍报活动 特工部门
“ 干净的双手 ”

大不列颠情报机关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同该国历史上的辉煌与失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情报机关是这个国家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一个无法分割的部门，是这个国家统治集团手中极为重要的工具。谍报活动是一个由专门训练出来的人操作的十分古老的行当。英国谍报活动极具杀伤力的打击是许多国家都曾亲尝身受过的。当然，这个十分出色的情报机关不可能保护好自己的国家，使其不遭遇任何危害和险情，它也未能保住大不列颠自身，使其不致丧失昔日的辉煌和帝国的威势。

不列颠的情报机关常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人们对它的活动大加推崇，说它有能力对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施加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一些大不列颠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吹捧为民族英雄，例如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奥利弗·克伦威尔属下的谍报部首脑约翰·泰尔劳，英国政治活动家、军事活动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东地区情报员“阿拉伯斯

基”托马斯·劳伦斯。毫无疑问，这些人在情报机关的形成、该机关对不列颠的敌人采取的秘密行动中是有不小功劳的，并且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有紧张惨烈事件留下的斑斑血迹，都曾多次从事不列颠情报机关记事中不胜枚举的那种耍阴谋扮奸细的行动。劳伦斯曾把阿拉伯各部族拖入同奥斯曼帝国的争斗之中，他在土耳其一线上确实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但在历史档案公开之后，关于他是“阿拉伯各族人民的朋友”的神话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文献记载中他是一个残忍而又狡诈的殖民主义者，一个仇视阿拉伯民族的人。在30年代，劳伦斯开始狂热地崇拜希特勒，同英国的法西斯政党莫斯利勾搭上了。

沃尔辛格姆和泰尔劳属不列颠秘密机构最早的领导人之列，对该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显著的贡献。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在历史记载中是英国特工情报机构的实际创建者，他组建了邮件秘密检查机构，来从事截查邮件及对使用电码的往来信件进行解译。实际上，沃尔辛格姆那个部门干的事情并不仅仅是在国外开展情报活动，获取有关对方的信息，刺探其力量、计划和意图，还同样利用特工和警察在国内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事实上把情报机关、反情报机关和警察局这三类机关的活动混在一起的。沃尔辛格姆镇压以天主教党为代表的国内反对派时就是如此。天主教党打出的旗帜是同执政的王室信奉的基督教进行斗争，在那个历史时期，英国天主教会是把希望寄托在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身上，客观上自然就成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的盟友。沃尔辛格姆领导的这个部门广泛地使用预防性逮捕和残酷刑讯囚徒的方法来逼迫他们供述情报和“认罪”。

对奴隶进行的无情镇压存在于不列颠帝国形成的全部过程中。岛国的人像古罗马人那样，长期高傲地把其他民族看作是“化外之民”。

英国“绅士们”用来镇压对手的那些方法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实施过。最早的一批当中有一个是圣帕特里克领地——多灾多难的爱尔兰。“戴白手套的绅士”所造成的创伤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还难以让人忘却。这些创伤使绿岛爱尔兰幸存下来的居民、印度的雇佣兵后代、中国义和团起义的英雄和死难者的孙辈和重孙辈、马来西亚起义者和肯尼亚“貌一貌”游击战士的儿孙们、希腊和塞浦路斯举行起义的爱国者们的心隐隐作痛。这份令人悲痛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

即使是在以后，在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里，不列颠的特工机关和武装力量也没有放弃用以镇压其对头的那些残酷的惩罚措施。逮捕、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投入监狱、拷问和枪杀，把不合心意的人惨无人道地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些在大不列颠倡议发动的对俄罗斯实行武装干涉时都曾被广泛使用过了。当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涌向不列颠帝国时，“绅士们”会再次想起“皮鞭加蜜饼”的政策，那“皮鞭”可是要抽得你痛彻心肺的。肯尼亚、赞比亚以及包括在帝国范围内的另外一些国家的民族领袖遭到了预防性逮捕，残杀和折磨在特工机关和惩戒机构的活动中将成为家常便饭。所谓英国情报机关“高尚文雅”，不背信弃义、行贿收买、使奸行骗，而务求用“光明磊落”的手段来办事纯粹是天方夜谭。不列颠式的民主并没有推广到殖民地去！

英国情报机构用来弹压的新式武器也多种多样：有用来驱散示威游行队伍的水枪；有专门用以抓捕示威游行中最活跃分子的网子（类似古罗马斗牛士曾使用过的那种东西）；有喷射催泪瓦斯和麻痹神经的瓦斯装置；有橡皮子弹和塑料子弹；也有电棍……这些都用在捍卫自己权利的公民做试验。这些新式武器在乌尔斯特（北爱尔兰）的“演习场”上试用之后，又被其他国家的惩戒机关拿去装备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

国民又成了新的恫吓目标，这一次使用的是导弹加炸弹！英国人以倡导关心爱护动物，特别是家养动物著称，但对人却如此残忍，简直叫人根本无法理解。也许著名的不列颠作家约翰·博伊顿·普里斯特利说得对，残忍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

这会使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不列颠秘密机关的形成历史吧，这会使我们了解到不少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现代人用来武装自己的一些老的手段和方法。

在养精蓄锐的不列颠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拥有欧洲最强大军队的封建制西班牙进行殊死战斗的那个时期，被公认为谍报活动巨匠的沃尔辛格姆组织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对敌侦察情报活动。沃尔辛格姆把自己机关中的特工派遣到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及某些西班牙港口去，刺探到了西班牙人的军事计划，摸清了正准备入侵不列颠群岛的“无敌舰队”的装备。沃尔辛格姆领导的部门“揭露出”被夸大为全国性灾难的所谓“巴宾顿阴谋”，这成了沃尔辛格姆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挑衅行为。借助这次行动，执政的不列颠君王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清除了在野的天主教党及玛丽·斯图亚特本人，斯图亚特曾被沃尔辛格姆宣布为觊觎英国王位的人。沃尔辛格姆领导的这个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为不列颠情报机关有系统地从事活动奠定了基础。至少在情报工作中推行挑选并使用特工的手段这一点上是如此。沃尔辛格姆曾在意大利北部待过几年，在帕多瓦市的一所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学读书，这使他本人获益匪浅。他在那个地方有机会

许多不列颠史学家都证实，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领导的部门有挑衅行为，其中包括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在其讲述大不列颠情报机构的长篇巨著《秘密机关不列颠情报集团的建立》一书中论述了这一点。苏联研究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员叶·鲍·切尔尼亚克依据不列颠的文献资料，讲述了沃尔辛格姆手下的特工是如何唆使人去搞“巴宾顿阴谋”，如何诱使玛丽亚·斯图亚特陷入圈套，再将其送上断头台的（叶·切尔尼亚克：《大不列颠的秘密外交》，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75）

领会中世纪当权者的阴谋倾轧行为，了解诡谲的伪善者和神圣的宗教裁判的残酷，他把马基雅弗利的经典之作《君主论》烂熟于心，该书对道德问题做了歪曲的解释，有充足的理由被奉为政治家和情报人员的教科书。任驻巴黎大使时，沃尔辛格姆亲眼目睹了巴托罗缪之夜，那次事件极大地巩固了新教世界观，并加深了对天主教信徒的仇视情绪。

沃尔辛格姆领导的部门编织特工网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刺探并破坏国内反对派的计划、削弱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监控其盟国——教皇的罗马和德国皇帝的宫廷、监视“无敌舰队”进攻英国的准备情况。特工人员曾被交待要监视往返于美洲把情报交给在海上交通线上截掠西班牙人的英国海盗。显然，招募特工的范围是十分宽广的：“耶稣会教堂学校里恭顺的僧侣，回归到天主教怀抱中的英国贵族，富有的意大利人，港口官吏，四出经商的法国人，巴黎的决斗者，德国大学的学生”——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领导的“斗篷加短剑”部门的特工班底，正如叶·切尔尼亚克在前述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可能就是由这样一些人拼凑起来的。

沃尔辛格姆并不厌弃吸收那个年代在欧洲城市中数不胜数的冒险者、已被查清的罪犯和社会渣滓来从事谍报活动。充当双料特工的大有人在——这可不是沃尔辛格姆的发明。这位谍报活动的巨匠广泛地利用此类人去蒙骗对方。沃尔辛格姆的机构有一手著名的招法，就是通过充当特工的星相家散发专门编制的星占图——在今天这可以称之为“定向情报”吧。沃尔辛格姆也使用直接提供假情报的方法：他曾通过自己的一个特工向西班牙人抛出一条虚假的信息，说因泰晤士河水位浅，“无敌大舰队”的舰船无法驶人。

情报处的领导人，特别是秘密情报处 50—60 年代的副处长

乔治·扬格为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秘密机关的做法辩白，说那些作法是保持“双手自由”的需要。实质上，这条改头换面的耶稣会教徒的原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过去曾在不列颠特工机构盛行，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在那一时期，英国秘密机关曾把它的一名特工——编制星占图的专家博梅利秘密派到莫斯科沙皇伊凡四世（雷帝）身边。英国的秘密机关曾广泛利用根据星辰进行占卜、魔法和炼金术这些手段。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没有大量的资财供情报机关使用，从那时起，情报机关在进行活动时便迫不得已贯彻一条原则：对特工的劳务支付报酬时要节省（有时甚至是吝惜）。干事的特工那份根本算不得丰厚的薪酬通过各种办法加以补偿：发放退休金、加任宫廷职位等等。金钱、贿赂，对所犯罪行免予惩罚，这些都是招募特工时使用的主要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在以后的所有年代里英国情报机构都一直在使用。就是在现今，这些手段也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条中世纪统治者、宗教信徒和哲学家的原则曾为英国秘密机关最早的主子所遵行，似乎也被情报处全盘继承下来了。

浏览大不列颠情报机构历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个谍报活动的巨匠——英国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手下的国务大臣和情报机关头子约翰·泰尔劳。克伦威尔—泰尔劳属下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正式列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就其领导情报部门开展活动的气魄和这些活动的效果而言，约翰·泰尔劳也许逊于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但其行政管理才干却优于后者。总的说来，他为后来秘密情报处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留下了一份相当丰富的遗产。克伦威尔非常了解情报机关的重要作用，给它提供了可观的、远远超出了先前所拨数量的经费。这些经费如何使用就由泰尔劳决

定，这件事他干得很在行。

约翰·泰尔劳领导下的这个部门注意的主要对象是在英国本土和侨民中间秘密活动的保皇党分子。为了打进保皇党分子组织的内部，克伦威尔的情报机关在许多欧洲国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特工网。镇压保皇党分子的成绩是明显的，在这方面泰尔劳的情报机构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约翰·泰尔劳对秘密机构进一步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并不在这方面，也不在于情报机关为了阻止已被推翻的王朝卷土重来而采取的具体行动（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斯图亚特家族才重新夺回了王位，并对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这位伟大的护国主的塑像施以侮辱性的死刑），而在于在泰尔劳领导时期英国的情报机关开始广泛利用该国派驻国外代表团的外交官来刺探情报，把这些情报与通过其他途径秘密派到国外去的特工发来的情报相印证加以充实。在距我们今日已很遥远的 17 世纪采用这种“新办法”意味着情报活动已被引入外交机构的“顶棚”之下。秘密情报处至今仍然使用着这种把情报机关在外交机构的掩护下开展工作同利用其他渠道搜集情报相结合的方法。

是不是对情报活动久远的历史讲得太多了？有些读者可能会这样想。回答只有一个：作者这样做完全是有意意识的，因为他牢记着，即使是在情报活动这个特殊的领域里，往事仍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估量现今的情况。当然，可以不去考察历史，但是那样就不可能彻底明了很多现代情报活动形式和方法的来龙去脉。在历史上，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总是存在着继承性的，可以寻觅到某种类似的情形。一般地说思想保守是英国以及多数英国人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也为不列颠特工机关所固有。

在任何一个国家，情报活动和外交工作都是国家机器机制的两个部分，然而 17 世纪及其后几个世纪的大不列颠，有时很

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把谍报活动和纯粹的外交活动分别清楚，何况是同一个人同时具有这样两种身份呢！英国大使承担情报人员的职能，而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执行秘密外交使命的事屡见不鲜。外交官员和情报人员还用相类似的手法来达到即定的目的：组织政治军事联盟或同盟，支持对方的敌人，让对方统治集团中有势力的人物站到自己这方面来。为了获取秘密情报，为了实现国家执政者的政治方针，外交官员和情报机关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没有区别的：不管是招募秘密特工、收买奸细，还是唆使背叛、截取官方和私人的信件都一样。统治殖民地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了保住帝国，在殖民地用俯首听命于英国的当地人组建警察队伍，向前殖民地的安全机构派遣不列颠的顾问，大肆招募特工打进国家政权机关、大众新闻媒体和工商业界，还把特工派到起义者队伍中去。

以上我们介绍了一些历史上的类似情形，不过还有这么一件事。弗朗西斯·沃尔辛格姆和约翰·泰尔劳两人为了进行情报活动，都曾在某些西欧城市组建并广泛利用过所谓的地区中心——一种驻外谍报站和行动基地的样板。不列颠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看到在哪里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据点，该机构在那里的实际活动中就必定会出现地区中心。17 世纪整个西欧谍报活动和搞国际阴谋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这个荷兰人的首都、西欧贸易通道繁忙的中心又被秘密情报处的前身——军情一处 C 选中，作为对恺撒德国进行秘密战争的堡垒。在阿姆斯特丹有为数众多的情报机构人员招募特工，并对之进行培训然后派往德国，盯着外国的新闻工作者，审讯德国的逃兵。在本世纪 30 年代，阿姆斯特丹的秘密情报处地区中心在大陆贸易公司的大楼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秘密情报处的近东地区中心设在了贝鲁特，后来又从这个饱受战乱破坏的黎巴嫩首都迁到雅典。

地区中心是情报机关工作中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在可以掩护情报人员的官方机构的工作人员合法进入的通道被关闭或难以通过的地方，它可以让情报机关有一个开展活动的据点。

英国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特工当中有不少出名的人物，这些人曾对不列颠帝国的形成，对她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在战场上以及在和平时捍卫过这个大国的利益。他们当中有的人后来成了政治活动家、世界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著名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

与威廉·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就同沃尔辛格姆领导的情报机构有关系。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英国驻海牙大使馆任办事员这么一个低微的官职也是从执行情报机关交待的任务开始的，他写的《格列佛游记》后来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英国 17 至 18 世纪古典主义诗人马修·普赖尔也曾在情报机关工作过，他也是在海牙使馆做秘书，办理赴英国的人境护照。大使馆的签证科、护照监管处一直到最近都是备受秘密情报处的情报人员青睐的庇护所。

18 世纪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当中有一位英国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即关于鲁宾逊·克鲁斯的著名小说的作者。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战争，英国本土极其激烈的内讧争斗振奋了丹尼尔·笛福从事情报活动的热情，他在国内外都有一张广阔的有酬特工网络。英国驻两西西里王国大使的妻子、纳尔逊海军上将的密友埃玛·汉密尔顿夫人也承担情报机关的任务。确实，汉密尔顿夫人留在读者记忆中的印象应该不只是英国海军统帅、阿不基尔和特拉法尔加角两次海战的胜利者、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的情妇，而且是一个“喝威士忌酒的女人”。

总之应该指出，妇女在大不列颠特工机关的活动中过去和现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据说，曾获诺贝尔奖的拉迪亚德·吉卜林，以及萨默塞特·莫埃姆这两位颇受欢迎的作家曾同大不列颠的情报机关有过合作。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英布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家、国际童子军组织的创始人罗伯特·巴登 - 帕韦尔经受过情报活动的洗礼。显然，这一情况同他的那些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巴登 - 帕韦尔有时把自己打扮成猎人，有时又冒充画家，在俄罗斯、法兰西、土耳其和奥地利到处旅行，一边对军事设施进行观察，一边绘制该地的地形图和示意图。

在我们当代为情报机关工作的作家的冗长的名单中有一位乔恩·弗莱明，他写过几部讲述超级间谍詹姆斯·邦德的情节紧张激烈的侦探小说。在 40 年代，著名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格雷厄姆·格林进入了秘密情报处。格雷厄姆·格林的长篇小说《我们在哈瓦那的自己人》是对英国情报机关绝妙的讽刺。他还写过不少其他有关情报活动的作品。必须强调指出，尖锐的矛盾和军事冲突总是能使英国特工机关积极活动起来，增添一批生力军——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就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学者充实到情报机关的队伍中来了。大不列颠特工机关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这些有才华的科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学毕业生才取得的。

在伦敦市内，除了众多的各种各样博物馆外，还有一所丘索夫人的蜡像馆。在这里，用蜡塑制的人像为后代人永远保存下来很多英国人和外国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电影明星、君王和足球运动员、正人君子 and 恶棍、英雄和罪犯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些人物当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秘密机关工作的人也占有一

席之地。博物馆的房舍无法容纳所有据它的主人看值得放进去的人。不可避免地实行轮换展出，不得不把一些人送到地下的储藏室里去。然而即便是把某个蜡像从博物馆里拿掉，那些同秘密机关的形成及后来开展的活动相关联的人的名字依然会保存在历史中。

· 秘密机关在前进 ·

情报机关在大不列颠历史上的作用

秘密机关和不列颠帝国的形成

国家的执政者和情报机关

英国是邮政的诞生地。然而它同时又是最早采用由特工机关截取邮件这种方法的国家，开了秘密检查邮寄信件的先河。

早在中世纪，英国的情报机关就对以这种方式获取情报寄予厚望。截取官方的紧急报告和私人信件成了情报机关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并和特工的工作直接联系起来。截取书信并对之做手脚的手法不断改进。出现了经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和特工，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知识和技巧，还要有专门的设备和材料。在寄给收件人的途中截取信件，暗中弄出被监视对象的信件这种事则交给从邮局工作人员、信差、仆役、秘书中间招募来的特工去办。还把女特工用假身份安插到外国外交官员、高级官吏、王室成员的身边去。在 18、19 世纪，英国的情报机关监视着外国代表机构与本国政府的一切联系渠道。在以后的各个时期一直保持着这种作法。情报机关也承担着反情报的职能，截取本国外交官员的往来信件。还使用其他一些监视形式——它是以己之心去揣摩外国情报机构的行动的。英国秘密机关使用的收买和破坏名誉这些手段的厉害是人都清楚的。

由于要截取外国的邮件，大不列颠成立了把信件译成密码和破译密码的专门机构，归外交大臣管辖。“机密处”，有时称“外事科”，正是那些足智多谋、单枪匹马手工操作的从事密码工作的人员托身之处。机构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工：密码破译员，翻译员，拆信、制作图章、摹仿手迹方面的专业人员，化学鉴定员，密写墨水鉴定员，等等。

“机密处”是大不列颠现今的密码破译机构的先驱。今天的密码破译机构坐落在距伦敦不远的城镇切尔滕纳姆，名称是政府通信总部（GCHQ）。科学的进步大大地拓展了它的职能。现今它已不光是为了本国政府机关的需要进行密码书写和编制电码及密码。它还广泛采用无线电电子侦察手段来获得情报，监听外国通讯线路，不管是不友好国家的，还是同盟国或中立国的。

英国的资料说，政府通信总部就人数和获得的“产品”量来说是大不列颠最大的特工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在它的早期，大不列颠在德国人面前连遭败绩，而不列颠的情报机关正非常艰难地向战时体制改组。就是在这个时候，政府电码和密码学校（大不列颠密码破译机构那时的名称）有才干的密码书写专家利用他们研制的电子设备成功破译了德国的“埃尼格玛”电码。“阿尔特莱”（给这次行动取的代号名称）不仅在抵抗纳粹德国的军事行动和破坏活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真正拯救了因失败和挫折而面临被解散危机的秘密情报处。秘密情报处的领导人孟席斯突发奇想：利用根本不是他的直接下属的密码书写专家们的辉煌工作成绩，亲自去处理“阿尔特莱”行动的材料。

直到不久之前，大不列颠都垄断着电子译码机。由于这种机器出口到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英国人实际上就可以破译使用这种机器的国家所用的电码。这可是对不列颠特工机关一个不小的帮助！